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八

說

喪祭雜說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言乎一人之身冠昏人道之始喪祭人道之終若夫嗣續之次喪祭子孫所以奉先冠昏父兄所以翼後記曰能爲人子然後可以爲人父自其先人未能事之以禮而欲舉禮以示後人不已戾乎又今里俗昏禮猶存古意冠禮廢矣然未有違禮傷教如喪祭之甚者也謹條數則如左將與同志戒勉庶於送死之事不卽大悖云爾

初喪之日自公卿大夫以及庶民倡優下賤莫不三日或五日輒召僧道作佛事名曰度亡至於七七百日期年再期服除及七月十五以及十周二十周年亦莫不然名曰追薦禮制無此名目俱桑門造之習聞既久至有視其家之貧富以為豐儉疏數有不作者鄉里親族其非之以為薄其親也其非禮義恣誣惑先儒論之詳矣不具述即以財論人子之喪其親衣衾棺槨几附於身者必誠必敬猶所謂無財不可以為悅者也佛事之費富者數百金或數十金貧者亦數金何不移此以厚於送死之具不既無憾乎較諸費於僧道無益於死有害於生得失懸矣或曰富

者餘於金錢無以自盡於親庶藉以報罔極也是又不然人子之喪其親哀痛惻怛無窮之戚猶當自節以禮踰禮者不得為孝今以非禮處其先人惡得為孝乎適見其愚而已論語曰與其易也寧戚易以禮猶不若戚也况非禮乎徐節孝廬於墓側臥苫枕塊纒經不去身伏塚哀號呂溱造廬不見其飲食聞其號哭垂涕曰嚮使鬼神中夜聞之亦須為之泣人子即欲動天地感鬼神亦致其無窮之痛而已僧道不能代為之報也或曰人子懼其親之有鬼責也而以僧道禱祠亦悔過之門乎是又不然使其親生前而修德行道也何藉於僧人道士之薦度如其多行不

義而死也爲之子者改行遷善以蓋前愆易所謂幹父之
蠱可矣鬼責之言誣罔無惑卽曰有之僧人道士自作孽
不可活而能爲人解罪乎推此志也莫若於親存之日諭
之以道使不陷於不義則孝孰大矣

俗於初喪作樂日以娛尸且迎弔客也夫樂者樂也親喪
之日樂乎不樂乎其爲非義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今搢紳
之家亦多不用而里俗無不舉樂者原壤母死登木而歌
季武子死曾點倚其門而歌事之有無不可知皆知非之
親喪之日舉樂於家則不知非習俗錮人甚矣鄉里愚民
無足責獨怪夫游庠序之人而亦爲之也

家禮代哭自是五服內外之人更代而哭以節哀也慮人
子不勝喪非以爲文也世俗乃用婦人替哭本無哀情強
之使哭抑非矣

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昏禮有之俗以用之初喪凡來弔
者主人畱以宴飲甚至續麻以侑酒歌吹以燕賓恬不知
怪非徒不怪而已且以酒肴之盛賓客之多相誇美有不
然者至來責讓成怨咎使爲人子者輟哀痛之情以周旋
於賓友薄送死之具以盡力於豆觴此尤風之最惡者也
論語曰君子之居喪也食旨不甘聞樂不樂禮曰行弔之
日不飲酒食肉卽此一事旣非所以自處復非所以處人

程子葬其父大中大夫周恭叔主客欲酒恭叔以告程子曰無陷人以惡凡喪家以酒食待人與人過喪家飲食均宜切戒

禮曰弔喪不問賻蓋重哀也其有賻者或以布帛或以車馬或以珠玉飯含率以佐送死之具而已今之弔者重則致牲醴之奠多陳俎豆以侈美輕則紙錢束帛以爲文紙錢非古也牲醴自公卿大夫以逮士庶各有禮制不可踰等以干分義況祭從生者子孫之於祖考猶然而況餘人今與同志期車馬珠玉不敢用初喪則以布帛材木桌漆之類將葬則以輒石明器之類遠者祥禫則致粢盛牲醴

之屬或遺以金錢或佐其封樹或襄其祭祀寡兄弟則爲之治喪乏使令則爲之執事富者以貨財爲禮貧者以筋力爲禮要於稱哀不爲虛靡量力以饋度義而受其不然者踵門一慟爲得弔唁之本至於世俗浮文概從省革乘喪嫁娶俗多有之至於搢紳之家亦莫不然甚非禮也乃其言曰男女及年三年之內不便昏嫁故及喪之未發遂其昏姻庶無怨曠之患又曰造次行事可以簡禮省財夫昏禮萬世之始不可簡也至於儉美德也昏姻論財夷虜之道何時不可從省而必親喪之日假辭造次乎若夫怨曠之說則悖逆尤甚人子之喪其親水漿不以入口杖

而後能起哀戚之至也斬焉衰經之中而使其遂室家之願是人子於親不得有一日之喪也幸我以三年之喪期可已矣夫子責其不仁無一日之喪可乎魯文公以禫內幣春秋貶之書逆婦姜以為喪制未終思念娶事是不志哀而居約也而況以喪娶乎昏禮既內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免喪而後取女之父母死亦如之家禮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成昏注大功未葬亦不可主昏期功猶不可而況三年主昏猶不可而況身親律法不赦載之甚明十惡不赦條注曰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皆由習俗相沿禮教不章莫知其非也自今以往父兄宜

愛其子弟毋陷之於惡其子弟亦宜自勉毋即於大逆也謝弔禮無其文時俗行之殊乖於義孝子三年之內不離喪次乃斬焉衰經匍匐於道塗市巷之間以為恭敬可乎況凶服不入國門士大夫居喪輒假此名交於官府是又一舉而數失矣

火葬一事歷代所禁然而不止者一惑於桑門之教一惑於風水之說一誘於貧而無財夫貧而無財有棺無槨可也甚者斂手足形而葬之中野不猶愈於以父母之身投諸烈焰乎況今俗之失實不為此方其焚親之日多其僧道會其親友厚其酒食其費不數倍於封樹之需乎若乃

桑門之教風水之說其為悖謬自古哲人言之備矣愚民惑於鄙俗既無從發其耳目秀才守其八股復不能多所見聞未嘗深求其理耳夫人子加於其親獨反而求之此心耳忍乎不忍乎孟子曰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夫委之於壑其為弗忍猶如此較之投之烈焰慘痛更何如凡今之子獨無中心達面之時乎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乃其遺骸一抔之土不可得子之掩蓋尙爲有人之心者哉其尤難解者殤子之骨無不焚棄夫禮有葬殤之制見諸書傳尤多卽以今論越地殤者無有不葬樵李許氏亦有殤墓獨吾鄉不葬耳古之人壽考多男卽無論今南方之族大而人繁者有如越乎越中萬人之族多未見稱吾鄉有千人若數百人之族乎以爲子則大不孝以爲父則大不慈以爲義則不祥莫大焉衣冠之子恬不知非又從而非人也不亦哀哉

風水之說於古無有亂世之書也井田始於黃帝備於成周其詳不可得聞大畧衷於孟子方里而井死徙無出鄉則葬於田畔可知矣由堪輿之說推之豈盡土腹流金乎豈盡土星掛角乎當其時國家有道之長至千餘年短者

數百年賢才輩出子孫眾多至其民間壽考康樂總非漢唐以下之所及斯時郭璞未生也風水何有至於選擇時月之吉凶山頭之利害古無葬書不能考春秋載天子諸侯之葬可推也今之葬者每云夏月非利而五月則諸事俱忌乃春秋書葬十二公之間夏葬者二十有七其五月者五其會赴弗及者又不知其幾也蓋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定制不可違也然則成周之世何以有國有家歷世久長民無凶夭乎今且不信是蔽之甚深也未暇多與之辨而爲之正論曰孟子有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使其一家之中父慈子孝兄弟敬夫和婦順其葬親以時其居喪以禮卽或盡逢其害陰陽豈得而賊之如其父不父子不子兄弟鬪於牆牝雞司晨臨喪不哀不以時葬卽或盡趨其吉天時地理豈得而福之風水言陰陽五行多本易卦乾文言曰夫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坤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周公孔子智豈出郭璞下邪抑聖人吉凶同患之情豈猶有所未至而不繫辭焉以示之哉噫可以悟矣喪久不舉甚者至於再世三世者有之矣其言曰勢不能耳否則曰貧耳究而言之卽不貧勢卽可爲而亦不舉也蓋由爲死者之心不勝其爲生者之心愛父母之心不如

其愛子孫之心是以莫大之事竟置度外也果能念念實從父母起見則食息寢興必有不能須臾怠者矣食自不能不疏衣自不能不布容自不能不纍纍居宿自不能不於外然而大惑不解則陰陽拘忌牽於前妻孥姻婭諫於後則又從而遷沿也

原註此條照草稿補入

風俗之惡至於沮葬極矣已不能葬其親復禁人之葬其親推此志也必盡人而不得葬也夫今之飲食而視息者非盡人之子與一施一報凡物之情也人親之葬也已則沮之而欲已親之葬人不之沮得乎諺曰三吳無義死無葬地卽此一念殃及其身以及其親有餘矣其說始於形

家嗜利無厭造為福利妨害之邪說以蠱愚俗彼此誑誘

遂令喪家之惑既不可開鄰近之民益不可解

大約喪家福利鄰近之惑多中妨害此風惟桐鄉為甚他邑亦不至此杭州之俗墓旁居人往往羣相慶助同此覆載之中豈有不一者因而小則為厭勝之法大則至於斷港塞流掘

壕縱火以至發久遠之墓戮既朽之屍破家結訟而未有已雖宗族親戚不顧也賊仁賊義無所不至亦可痛矣然見聞所及為葬師者其家不昌其後不永豈非心術已壞一時之人為其所惑鬼神之責不可逃乎術不可不慎智士仁人其亦審所擇矣

富貴之家以達官二人祠土及點神主不詳始於何時倣

於何義以意測之大約近古葬者遲不出小祥大祥之內
 柩在殯未作主既葬而新作主則請搢紳先生以題之隆
 其事也喪服不以臨祭故后土之祠以無服之人代之貴
 家巨室從而緣飾以顯達者碩行禮其墓誌墓表書丹篆
人其人爵望亦與相稱大都緣是而增加之額之類無不乞假于
 以內希矣大祥以內亦十不得一二也近者數年遠者數
 十年其主久歸祠堂將虛以待異日之題乎抑一題再題
 乎是難以通也至於后土之祠謂吉凶異道乎則釋服固
 已久矣何神不祀而獨虛此謂姑以循俗乎則未聞不誠
 非禮而可交於神明者也至有以此種禮數不能備舉寧

久需以年歲乃或終其身而不得葬不大惑乎

以上論喪弊

古者庶人祭於寢不立廟自官師適士以上無不廟者家
 禮祠堂之制則貴賤通得用之乃吾鄉則千百家而無一
 也若以為無財則棟宇之隆第宅之盛又未嘗不庶人而
 擬公卿也惟家設一廚曰家堂或於正寢之旁室置之或
 懸之中堂而已然多奉神佛如釋老之宮其稍知禮者則
 立一主曰家堂香火之神或曰天地君親師而以神主置
 其兩旁亦無昭穆祧祔之別其歲時祭祀率憑僧人節關
 稱為三代宗親而亦無宗支遠近之數此其概也若者小

失則野大失則夷矣推其故由於百餘里內賢達不生士
 安流俗乃習非而罔覺也南渡以來輔慶源黃勉齋兩先
 生雖寓官於此更元之亂遺風泯如國初程巽隱先生宦
 學遠方而又殉靖難之節人罕傳述而臨川李公亦當世
 廟之日學者方以通經守禮為諱未有先倡而講明之者
 其餘大率温飽之外無餘志矣其貧賤之士則又阻於力
 之弗能因而胥溺及此也閩南陳布衣與其鄉人講行文
 公家禮而風俗以革夫風俗之薄莫甚於不尊祖不敬宗
 而一本之誼漠如也今欲萃人心莫大於敦本收族欲敦
 本收族莫急於建祠堂其規制大小稱財稱禮無不可為

願與同志共勉之也今按家堂香火之神名義安做至於地君親師五者以天地為民生所重則有之矣而立一主以祀之則無義矣非以上帝后土則別則郊壇之祭天子而下莫敢舉也若謂先君乎則九廟有一天地為民間通得祀之者至于君謂先君乎則九廟奉之矣以為非先君乎則皇帝方臨御安得而神之也親則祠堂既立四世主矣又總名曰親果何親也先聖先師則自國學以至各府州縣之學以及書院莫不崇祀不應家以瀆之若所受業師則固其子孫以時享况乎薄俗人心今日師弟明路人當其生前久矣不復胸臆而謂身沒之後猶置念思有之乎故謂此主之立直是無義人未之思耳

禮祭器未成不造燕器雖寒不衣祭服明器服之甚重也
 敬道也今於賓客宴會猶必盛其服備其器苟無焉假於
 人以飾之而於祭祀殊苟簡是為不知類也徐節孝因見
 貴官具公裳念曰公裳以見貴官而不公裳以見親可乎

遂晨夕具公裳朝母事死事生一也推此則雖貧士之家
布衣陶器必當黽勉從事若力所能爲則視燕器燕衣每
加一等庶於禮意也稱乎

齋戒今全廢卽不能盡如古人七日戒三日齋三日戒二
日齋必不可已否則褻慢之躬何以交於神明乎積漸行
之必盡如禮經可也

記曰餽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言餽餘之物雖父祭
子夫祭妻猶不可也而子孫以祭其祖者可乎愚見里俗
之祭未有不以餽餘者是親之沒不得享其子一匕之誠
也至於淫祀則無所不舉無所不備孝經曰不愛其親而

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此
其一也其甚悖者乃用蔬食曰戒殺生以資冥祐也夫生
者夫妻子母賓客姻婭歲時伏臘烹鮮擊肥以相娛樂而
先人則報以蔬食於心安乎梁武帝以粉麩爲犧牲識者
以爲蕭氏不復血食人苟不忍祖宗之不血食則特雞豆
肉之薦貧者猶能辦也

紙錢於古無傳或云始於殷長史至唐玉璣乃用以祠祭殆始於桑門之教乎

家禮偶有紙錢代幣帛之語今俗率用之終非禮也愚謂
若用幣帛則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也且以有用
爲無用非所以尊物也帛以依神疑不可廢或者代以紙

乎竊聞金華紹興亦有焚素紙之俗而江西祭祀所用亦以素紙一束意或彼中先哲固有折衷海靈陳乾初祀其先人則祇焚香獻牲染盛醴齊之奠而一無所焚疑為得禮予家相傳用紙錢今不敢用其於宗黨鄰戚之交亦不復用以弔問請自茲始考義門家規亦不用楮錢俗節之祭於事疑數蓋清明十月朔既有墓祭復舉於家則一日而兩有事幾於不誠重午與夏至近中秋重九與秋分近故也然本乎事死如生嘉節思親之義則又不能已若夫七月十五則釋氏所謂蘭盆會也俗於此日各修素饗此全無義不可不革

三年喪之內祭有定期家禮節文備具俗率憑僧道薦度之日如七七百日過年之類為之素饌以薦非是亦輒不舉方其祭時則僧道執鼓鈸鈴鐸以歌唱於前而為人子者從後拜之祭祀用巫已非所以事親又況甚之以廢闕乎禮曰士庶人不以他人祖禰祭於寢又曰庶人立一祀或立竈或立戶今俗俱不祀戶竈者火食之原其功最切於民用不可以無報其外則祀中霤俗云土地庶乎近禮自是而餘義俱不得祭苟祭則皆他人祖禰也名曰淫祀淫祀無福今凡世俗神鬼之祀概宜屏絕雖吳楚之俗好巫覡崇鬼神自古以然在明禮達義之士應不為習俗所惑也總

之移敬鬼之念以敬親則可為孝子移酬神之費以祀先則可為順孫孝子順孫雖不求福而福在其中矣山川神祇自有主者其餘人鬼各有子孫及載在祀典莫不詳備無民間求食之理民間亦不得而瀆祀之也

以上論祭弊

右說多言俗弊罕述禮文蓋其義則已備家禮會典諸書有志者準而行之方策具在不俟繁稱古制然後可遵也至乎習俗錮人賢者不免固有終身安之不知其非者特為拈出使人知其所非知非必將求是庶其復禮之亟云所未備者以次推之

附薦新蔬果

正月	栗 茨菇	二月	葶薺 韭
三月	蔗 芹或菜心	四月	新茶 櫻桃 筍
五月	豆登 梅 芥菜 或茭白	六月	麥登 李或蓮房 茄或瓜
七月	梅豆熟 桃或火	八月	菱 芋
九月	稻登 晚豆熟 藕 白扁豆	十月	晚稻登 橘 薑或 菜
十月	栗 蘿蔔	十一月	梨或蓮實 百合

豳風說

魯無風豳風猶魯風也周公治魯尊尊而親親故魯雖弱有先王遺風他日夫子曰魯一變至於道又曰吾舍魯何

適矣蓋此志也以周南始以豳風終始終以周公也作春秋以魯紀年刪詩升魯於頌序書而列費誓先正故嘗論之予竊附其義而爲之說

周民東亡說

綱目書此以見周澤之在人秦能入其地取其鼎遷其君而不能有其民也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屬其耆老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從之者如歸市周因以興幽王嬖褒姒黜申后廢太子宜曰犬戎之難作平王東遷行役大夫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彷徨不忍去賦黍離之詩而周以衰越春秋及戰國王綱弛而不張國法廢而不舉命晉大

夫爲諸侯而天地易位矣致霸於秦而手足倒懸矣至是王乃入秦盡獻其地而周以亡彼民也惟土是麗何患乎無君東亡奚爲哉豈以東周之地有未盡亡猶得復爲周民者與抑亦先王之澤猶有存焉而不忍爲其臣僕者與殷之亡也雖以武王之聖猶不能化雒邑之民況以戎翟之秦勢凌權使而欲民之歸之也何可得焉宜其捐田里棄家室而洋洋東去也他日韓入朝於秦魏亦舉國而聽不旃踵隨見殄滅服屬於秦果何益哉夫以南面之君一旦奉社稷稱臣虜而不恥顧不如匹夫匹婦之諒扶攜播越流亡而不之卹豈秉彝之良斯民受之獨厚與記曰國

禮記卷之二十八
君死社稷孟子曰與民守之效死而弗去百世而往莫之
易也

文姜說

顏氏子鼎季年十一讀載馳之詩問予曰婦人無爵從夫
之爵其死無諡從夫之諡故天子妻曰后諸侯曰夫人莊
公曰莊姜宣公曰宣姜桓夫人何以文姜也予曰善哉子
之能疑也我未之前聞也春秋曰葬我小君文姜左氏弗
詳也公羊穀梁弗議也是以我未之前聞也雖然子有問
請以意解之按春秋莊公二十有二年書葬我小君文姜
其冬書公如齊納幣二十有三年書如齊觀社秋書丹桓

宮楹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書刻桓宮楹如者不宜如也
丹者不宜丹也刻者不宜刻也皆非禮也胡氏以娶讎之
女丹楹刻楹以誇示之爲莊公病也且夫不宜如也而有
如不宜丹也而有丹不宜刻也而有刻誅其意非爲桓也
爲姜也爲姜也則亦不宜諡也而有諡迹莊公之行凡可
以爲姜者無所不至也詩曰無非無儀惟酒食是議無父
母遺罹言爲女子者有非非也有儀亦非也地道無成故
爵與諡皆從乎夫也姜也如齊瀆倫也與聞乎弑君賊也
生不返乎國死不入乎廟正也魯之臣子忘君之讎忽禽
獸之行稱之曰桓姜則已非矣又從而文之何居乎於子

則不孝於臣則不忠失莫甚焉周禮於魯蔑如矣雖然子意則然也未知於解如是否也善哉子之能疑也凡有讀也莫不有疑焉其於學也庶幾乎益矣

名說 癸未

俗奔聲譽不恥過情予謂其人皆逃名者也或聞而異之作名說

名者命也有是物從而命之猶虎之為虎豹之為豹當者無所媿予者無所強故曰實之賓也有其實則去而愈來掩而彌光無其實則親而益遠著而反息故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蓋人之存也私之其沒不可得而私私而

稱誣也不私而稱實也是以得之無愧不得可疾世之求名予惑之馳驟乎公卿攀援乎譽望以為庶幾稱我云爾夫好我者稱我則稱止於所好而惡者已隨而毀畏我者稱我則稱止於所畏而强者亦隨而毀得者半不得者半也况好不終好畏不終畏則今日稱之維力即異日毀之亦維力彼何人斯其為飄風夫亦何可長哉嗚呼指犬豕而虎豹三尺童子夷然唾矣雖有辨如龍儀游如曹季猶無益於存年何望宛其沒世也君子之名有成於一朝有累之歲月舜之耕陶及於都邑升聞及於四海此累之歲月者也說之在巖人不知之相商窮谷之人莫不知之此

成於一朝者也夫四海之大窮谷之邃孰強之好孰強之畏而舜且說之人人是以譽流無疆域聲施無止期下至立功尙志之徒成仁取義之士莫不皆然何異虎豹藏山林人莫能見一旦嘯呼廣阜騰躍高岡聞之者慄望之者駭其餘威遺烈猶然壯軍旅而登講堂也故曰虎豹死留皮人死留名夫何私而然乎惟其實也未有無實而其稱足以終朝者也然則君子所恐恐而懼不得者將奚求與

名說二

名之與實猶形之與影也形生於此影見於彼吾未見今日生形而明日生影亦未見有影而形益無影而形損易曰潛龍勿用譬幽室之處也非影之不至也見龍在田譬日月之出也非形之忽作也不務其形而務其影得矣乎

錢子固字說 癸未

君子之能自立於天下者莫不有堅深不拔之學蓋守之不堅則用也無力藏之不深則應也易窮是以易曰貞固足以幹事而中庸亦曰固聰明聖知達於天德世之學者異於是淫溺於辭章馳騫於聲譽未有得也而不求得無足聞也而求速聞是以其處則踰其出則躡噫其爲立也罕矣錢子本卓從予遊年最少其於學也猶松柏之始生也猶竹箭之始芽也請字於予予以子固字之固斯立立

斯卓矣錢子勉之今之天下嚴寒至疾風作矣其無以世之學者而自隕落可乎

張仲修字說

富貴貧賤由乎天者也智愚賢不肖由乎人者也由乎天者莫可爲由乎人者皆可勉古之人無不言之而今人之信其然者寡也其心曰苟富且貴雖甚愚不肖人猶羨之苟貧且賤雖甚賢知人猶悔之夫是不恥愚不肖而獨恥貧賤凡可以要富貴則無不爲之而不知富貴在天非可倖而得也修己之不力徒然至於愚不肖而已夫彼賢且智者亦何嘗必不富貴哉弗思爾矣游子曰居易未必常

得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失窮通皆醜好醜成乎已通不能益窮不爲損故君子修身以俟命惟恥己之愚不肖而不汲汲於富貴不戚戚於貧賤也張子俟之就予受讀其同學爲之請字字之曰仲修張子年甚少入世未深予之言猶可入也因爲之說而勉其異曰求乎己之所得爲以無倖乎天之不可必庶幾能立其身於窮通皆好而已若夫身之所以修則予也尙冀自益而爲子畢其義

顏子樂字說

顏子士鳳沒之日其子皆幼季子鼎爵年一歲有半越今十餘載則成童以往矣陸子孝垂以女之字之也館于家

教育之屬予字字以子樂而爲之說曰凡人之情莫不以已願慕者勉其所親愛今之親愛子者有不以人爵相勉者乎彼之心非不親愛子也所知者人爵之羶榮而不知天爵之爲良貴也古之人所爲修其仁義忠信惟恐不及者亦非有惡於公卿大夫也以其求之有道得之有命不可倖致也彼小人者不知仁義忠信之爲我固有之毀廉喪恥以求所謂公卿大夫者公卿大夫未必得而廉恥徒喪問一得之身敗名辱刑戮隨之者豈少哉惟夫爵之自天者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居廣居而行大道仰不愧而俯不作得志大行不加榮窮居歿齒不可辱其視世之膏

梁文繡與布衣蔬食如一也曾子曰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孟子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若此者其亦有以自樂也乎然世之人弗以爲樂者何故也嗜慾亂於中流俗牽於外而喪其良心也雖有嘉肴弗食惡知其美雖有至道弗學惡知其腴旣已弗知必將違之旣已去之必將就之違此而就彼則於糞壤也甘之如飴矣苟能辨之於早違彼而就此本仁以行由義以動懷忠信以不渝幼而志焉長益孳孳焉誦習惟是也履蹈惟是也作息惟是也知明而行美心安而體舒樂乎不樂也夫人則惟擇其善者而從之已矣子雖少秉彝

之良自具也今有兩途於此一善一不善則將奚從焉樂乎善不樂乎不善情也以善爲不善以不樂爲樂彼喪其良心者有之矣子之少則未喪其良心者也從是而決擇焉不謬其所趨以至於長日新而不倦可矣論語以孝弟爲仁之本而犯上作亂未之有焉以子所見彼犯上作亂者皆自不孝不弟始也不待遠喻也子先君子初字曰伯元易傳元者善之長也春秋傳元者何仁是也仁者何心是也子誠反而求之此心之良入孝出弟毋曠安宅毋舍正路以善其繼述子先君子爲不沒矣予與子先君子與子外舅氏皆執友也因以是字子爲是說以勉子夫勉子以修其天爵而無求乎人爵非特俗之人將迂之凡親愛者將迂之宜勿見迂於子也若予之不畏乎人之迂之也則已久矣

姚以存字說

姚子仲聞旅食洹陽念親老自悔而歸更其名曰斯行蓋取聞斯行之之義越一載復更兄子之名曰閑字之曰以存屬予爲之說予惟君子已孤不更名以存幼而孤推孝子之心固將守先人所命之名以終厥身禮也今也大父母在叔父請於大父母而更之使知修身立行之方雖起先人於九原必將受之也然則奉今名字以行凡所以爲

學所以守身而事其親莫不顧念而求踐其實亦義之正也予弗幸幼而無父方弱王考見背又無諸父訓迪不逮于今衰暮猶罔聞知奚足爲以存勗所不能已於言者語云同憂相弔予與以存於天地間均爲無父之子各念其親有同痛也謹以所聞見述一二人以存志之爲終身法是則所以答以存賢叔之意云爾陳白沙先生孤之遺腹者也其詩曰生來只見山頭土祭諱惟聞墓下蠶至今讀之泫然流涕也吾師劉子亦未生而孤本支五服俱無親者而家最貧祖父攜之育於外族其視以存喪父之年尙未能及然暨其長俱能顯揚其親又以科名未足畢顯親

之志也一受學於吳康齋而友胡敬齋一受學於許恭簡而友高忠憲人品學術遂爲一代宗師嗚呼夫非盡人之于與方其幼時子母煢煢出入銜卹無論姻婭族屬弗意厥孤尙有異日雖其死父冥冥荒原嗣續之計岌其殆而不啻一髮之引千鈞乃兩先生奮起南服立身行道蕩乎江海屹如喬嶽者百世之下猶將聞之興起以視世之賴顏班首於父兄之側者相去竟何如也以存勉之哉名節者道之藩籬藩籬不存其中未必有白沙子之言也道無內外學無內外以名節爲外將以何者爲內而守之劉子之言也兩先生之學前後一揆其與程子所云制之於外

以安其內蓋無異指也賢叔以是命名若字夫豈猶末俗父兄所望於子弟區區聲名利祿之卑陋而以存所以自敬其身不卽凡下以沒其親者宜有在矣至於閑邪存誠之義先儒固已詳哉言之家庭誦習講之明而聽之熟矣當不俟予贅說也

鄙叟說

里有鄙叟將作室材集矣擇工而授事焉良工弗之顧也工之拙者挽以進左右爲之請曰值省而成速且惟意乃召而屬之棟者斷以爲稅梁者破而爲椳叟怒標使退其後至者復然屢易猶是也叟恨曰工固無良屢負余於

市就良者謀而弗應已而感其勤操斤斧挾徒侶以至值勿之問也鬻技以食叟益喜良者度其材稅者不可以爲棟椳者不可以爲梁顧而歎曰嘻技固歲鬻也而材則已敗矣行踈巡而去之數年堂構不就

贊曰古有言受若值怠若事必有天殃工之薄于取值或有懼乎厥心不惜其材而惜其值室之無成也暗於小大若叟者可鑒矣哉

夢說

俗以死人入夢爲弗祥予則不然夫所謂死人者或是先世或是宗族親戚與夫鄉黨朋友賤至僮僕之屬其仕者

則或帝王僚友下及人民輿隸之屬而已其於吾身俱有思義之舊生死永隔念之惻然夢寐之間暫得酬接亦可樂也若乃君親則益不同爲人臣子而以君親入夢爲弗祥此誠何心予早失怙恃不得事親每遇先人入夢深爲幸事爲念平日入室弗見上堂又弗見祭祀之時洋洋如在亦依稀想像而已非實接之也色笑言動不異生時則唯夢中自痛此生不復可得覺而爲恨不已方冀次夕復夢雖使果有疾病憂患相踵而至猶願不以此易也況六夢之中原有思夢久不夢吾親則是思親之心有時而衰也可懼孰甚孔子夢周公獨非已死之人哉予故人病久以屢夢死人爲疑著說以釋之且將以正其所思也

服說

里有妻死而娶再醮之婦者其再醮之婦死子婦問所服予曰於禮無齊斬不得已則服父妾之服或曰以世俗則宜服繼母之服也予曰不然再醮之婦非其所生子惡得而母諸服之是賤其父也曰其父取之固自賤矣子與婦安得而不母且姑諸子曰其子幼而母死其繼取者良鞠育之是則猶慈母也則爲之服慈母之服今也子旣娶婦矣而再醮之婦入門又無所生也以死以葬則不得與父同穴以祭則不得祔於皇姑服以父妾不已重乎況乎其

故夫之子本其所生也已不得而耐之葬祭矣曰然則父之所愛亦愛之非與予曰非是之謂也予故曰服以父妾之服亦猶夫父之所愛則愛之云爾曰昔者則固已母之矣生而父也妻之死而子曰妾之可乎曰是則其父之失也子之不能諫而從之則已不正其本矣其問也不亦贅乎

事本鄙猥無足道者緣里之人聞予言傳以爲笑有以見禮義之不明而流俗之論錮人心術久矣書以質之知禮之君子

日家

日家推算祿命此決無驗雖云人之生也不外二氣五行本其衰旺以決休咎似非無理然東西南北山林藪澤剛柔強弱治亂興衰貞淫奢儉知愚賢不肖風氣習俗萬有不齊安可執一例以辨之正如堯舜孔孟其支干運數古今豈無一人與之同者然其德位壽命曾有一人與之同否卽此可推也居移氣養移體相其庶幾乎然陽貨似孔子至人不相古有言矣是以古來惟有觀其德行至春秋戰國之間方有相術然亦非如今之人之誣也祿命之說昌於晉宋以來亂世之徒作爲詭邪以惑愚俗君子不取

處館說

世之讀書而貧者爲人教子弟資其直以給衣食約有二種一曰經學則治科舉之業者也一曰訓蒙則教蒙童記誦者也不知始自何代流極於今至不忍言竊嘗推之或者本於論語自行束修以上孟子通功易事及易子而教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之義由是以言束修者子弟執之以見於師委質而退非如今人計較多寡及關書等於券契之類也其曰孝弟忠信則必教者本於虞之五典周之六行以迪蒙士而非如今之專改其浮文以求富貴利達爲事也二者相較則訓蒙猶若可爲而科舉之業害義甚大何也使爲子弟者教不率樸澁短於文則爲素餐無疑

若于師之言也如響答辭章雄富足以取世資持此以要利達得則肆其殃下罔上之毒不得則復以詭遇之術傳之其徒噫擇術至此真可謂矢人唯恐不傷人矣子也爲此蓋二十有餘年幾爲羞之惡之思欲去之則已童而習之唯此一技猶能守其師之 輾轉去就之際終不得不歲從事於館穀孟子所謂弓人恥爲弓矢人恥爲矢子之謂已雖然往年嘗以孝弟忠信之意試之里人矣父兄子弟哄然而起誚讓百出小人之心又不能無疑旣而念之子年四十有餘嗣息未舉伯兄一子亦復夭折或者天其以此加罰乎復驗之耳目所及凡以處館世其業者非子

孫式微家聲不振則滅絕無後遠不能知吾鄉蓋比比也吁求無罪於天則見督于人求有當於人則得罪於天將亦如之何而可與因私爲之說以自省而未敢以是聞於人也

或曰知其非義則宜速已曰此子所謂小人之也恐舍此而不勝其飢渴之害或有甚於此者則猶曰擇不義莫若輕而已

或曰然則盍專於訓蒙曰吾友沈石長邱季心朱簡臣朱韞斯先得我心矣里之父兄子弟未之予信也且疾病以乘不勝勤勞之事故尚弗爲也

或曰吳康齋率其弟子以躬耕四方學者未嘗受其贄卽有受者異時或改其素履則仍出以歸之如是可乎曰予願學之而不能也況康齋所以爲道也子非其人固也抑嘗試之矣灑掃應對之細吾友未之屑也躬耕不亦駭乎且脩儀之望也如歲然二月絲五月穀不足方也異時歸之徒妄言耳如以義則其始固無可受矣然則受之何義乎曰凡以子弟至者必與予故舊者也姑曰以周貧乏其可乎是以富於我者則受之貧於我者則不受

常膳二簋

一肉一蔬

宴會四簋

二肉二蔬

何也曰以志痛

也亦以明分也昔者先儒人延師以教子兄弟每日晨軌

計次日先生膳不給則紡木棉夜半今也長無益於人對盤餐念不知其所從來且蔬食予分也肉主人之隆也兩伸其意而已盛饌能下咽乎

辛卯以後家食何也曰以兄子及女甥之故不欲以口腹累人也乙未復出何也曰兄子殤而女甥歸也予豈欲出哉不得已也若家食可以終其身予之願也

治田數畝何也曰予也不能耕故館於人譬則傭然今以傭之值與良農而代予耕食之差安焉曰其如水若旱多所費寡所獲何曰學也祿不在其中耕也餒在其中命也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義也

或曰自爲教以來弟子幾何矣曰數十人矣賢不肖如何曰賢者敢謂其無然而弗肖者多也是則如之何曰嘗反而思之予也志將求食彼也志將進取俱以利不以義利之耕而義之穫未之有也然則孰爲可教忠信者可教智詐者不可教幼者可教長者不可教抑常驗之崇禎間父兄子弟之望吾門如遊庠序也今也莫之信從予之學非退於前也向者謂其人固利達之徒也今也田畝之夫彼惡知乎今之尚有及吾門者必曰往者蓋亦能取世資者也且可省其值是以及吾門者與之言舉業聽者猶十之三舍是則褒如充耳滑者譏笑隨之矣幼者易教何也曰

秉彝未喪也人偽未滋也十年以上難於十年以下十五
以上倍之二十以上又倍之過此以往子也不敢啟口矣
或曰子之處館有年矣子弟益否如之何曰其一存乎師
其一存乎父兄師之操心實者有益浮者無益父兄敬師
於子弟之前師雖庸有益也父兄短師於子弟之前師雖
聖無益也記曰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詩曰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千人萬人一轍
也

或曰子之言得罪於天甚矣曰非甚也朝斯夕斯師之心
恆在子弟父兄之心恆在師故父兄之待師忠且敬而師
受若直怠若事罪在師師之視子弟勤且愛而父兄簡其
禮罪亦在主然天之責其主也恆輕苛其師也恆重故孟
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

或曰古人重取友則曷不擇人而教諸曰今之爲教者蓋
不若巫醫百工之人猶有師弟子之道也師之視館也如
嬰兒之乳絕則立斃主人之視館也如天位其視穀也如
天祿子奪嗇豐惟已所制是以弟子之氣恆高於師師之
氣恆下於弟子以弟子往往能操其師之輕重緩急也如
是烏得而擇諸然則子如之何曰任其去來而已矣然則
有以道義來學而子顧不之受何居乎曰不敢也古之人

有其實則爲之子也自問求爲鄉里善人而不可得也而何道義之與有

或曰今之尋館者皇皇矣里有家温而子長薦牘紛然以至子之於館也無因而至乎抑有先之者乎曰不得而知也予也去來任之猶不能行其意也使求而得之亦何面目與子弟相見乎昔有就先君子而屬之薦館矣先君子告之曰館只可反求諸己使子也求薦於人是先君子之所棄也然則有以薦館屬子而子不辭何也曰不忍也子貧且賤無以厚吾故人彼將需此以爲俯仰之藉不得已而告子且其人才皆過子亦有子弟者所宜急也而何辭

焉曰不辭而未必得不幾口惠而實不至乎曰凡小得失亦有命也吾不能必之於己而敢必之於人乎

或曰子之說終有玩世不恭之意古之人不出柳下而譏簡兮曷易以莊語曰簡兮之詩賢者不得志而隱於伶人柳下惠直道而行而三黜於魯故如是也予何人斯而敢出此雖欲莊語終無踰於前者之說矣予也生於亂世布衣蔬食自分需世甚約然妻孥數口不耕不織日耗歲損終不可謂非天地間之蠹計惟修身力學尊所聞行所知與斯人共勉於遷善遠罪衍先聖之傳翼王者之化斯與孟子通功易事不爲素餐之義萬一有合庶可無慚視息

而已非然者一簞食不可受於人況過此者乎

或曰子既知舉業之師不可爲而已爲之矣今之爲師者子弟從之必取盈其贄多者百餘金寡者亦數十金子曷多方求豐其穀三數年間以其餘益置產而終家食焉宜若可爲也曰教之與仕其義一也古之人有言曰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爲貧者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凡吾所以爲此者免死而已子之言毋乃近利與夫利則何饜之有吾見夫利達之間者矣吾見夫持籌握算者矣吾見夫彼此關合以資奇贏者矣吾見夫以文辭爲市傾聲譽以資囊橐者矣若此者爲類不一宜若可爲則爲之矣而又何必沾沾然求豐殖於子弟哉然則館穀以何爲中制曰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其耕耕者之所獲下農夫食五人今也以舌耕庶得比於下農夫之食斯可矣

假道學說

吾友何商隱好修君子也周禮六行不虧其一孔門四教被服其全疾之者率以假道學爲詬竊惟古今人品未有不見惡於不善者也況處敝俗遇亂人庶幾好音無是理已爰著爲說以告志學之士無爲自疑焉

道學之名在古未有以上之所教下之所學無非道也後

世文字科舉之學盛士之志利達者胥溺乎此不復知天下之有正道由是河南兩程子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從其游者莫不教以學聖人之道使爲子必孝爲臣必忠以至動靜取舍出處語默無不由乎天理求自遠於禽獸因而命爲道學所以別乎辭章訓詁之習云爾當時忌嫉之徒固已從而側目矣然舉世未嘗不尊仰之也南渡以後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新安朱子起而濂洛關中之道益用光大羣小人者自願穢行不可苟容於正俗又恥其身不復得列君子之林則思中之以奇禍而蟻以汙名使此學不顯於天下邪正是非人不復知而已乃得肆其不肖無如

民之秉彝是非邪正終不可奪也爲君子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無可指摘也因而以僞之一言掩蔽之義則本諸孔子所以惡莠孟子所以斥五霸而其分別隱於無形疑似微而難察羣小於是乎快心得志以爲是術始可攘臂而排擊君子莫能致辨矣至於今越四五百年教化益微風俗益敗雖窮鄉婦女三尺童豎熟於口慣於耳見夫人一言一行稍異流俗也遂以假道學爲誚詆一人始之眾人相與和之咸指而名以假云假云曾不問其人之躬行操履與夫存心學術之果何如概將推而內之假之中於是朝廷之上鄉曲之間盡以是爲攻正人之矛幟而空

善類之坑阱矣吾因之益深世道人心之感矣東漢之時李杜諸君子本善善同清也小人目之爲黨自黨人禍興而凡欲爲羅網之計者盡用黨之一術然黨與不黨猶有迹可尋也至若僞學之稱其辨在心術隱微更孰從而正之將從其立身之僞偉磊落而正之與則又必曰好名也標榜也將從其平生言行之無疵而正之與則又必曰鄉原也非之無舉刺之無刺也夫好名與鄉原則特假之別名其文益深用心益刻將使被斯稱者無所容其辯說并使旁人欲爲之辯者無所容其辭說而已吾不知四五百年間君子修身立行爲小人毀敗者幾何矣士有志於學

未能自信爲羣咻所怵不敢正言高行者又幾何矣嗚呼人特弗思爾已古今以來爲黨人者何如人排黨人者何如人爲道學者何如人斥僞學者又何如人邪之與正有目胥覩有心皆知也彼甘爲小人者無論若乃羣咻羣和之輩抑胡不自愛之甚哉然則道學果無假其假焉者不
必致辯與彼欺世盜名以誤天下來世者又何誅焉曰固有之有而不必辯也辯其生平言行之實是道非道而已果能出於道也何可輕詆也孟子以今諸侯爲五伯之罪人道學而假猶愈於非道學而真也使天下之人無智愚皆爲道學邪說暴行亂臣賊子庶其不作已彼欺世盜名

者心術之際豈不自知愧恥而況生平言行之實必無盡出於道鮮或不敗者也且世固有言君子之言行君子之行或則小人者未有言小人之言行小人之行或則君子者也然則以假斥人者何不反求諸己誠心以爲君子而願努力爲小人與學聖人之道者豈嘗擇人與抑聖人之道固不足學與范忠宣公有言曰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居今之世欲避假道學之嫌豈有爲善之路哉要必與之同惡而後可免斯稱也然則免者得乎不免者得乎君子學術自有源流立身固有本末以詩書禮樂爲歸趣以孔孟程朱爲法則居則求明其理動則求合於義

本諸心見諸行事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要之無所失道而已人知之如是人不知亦如是孔子曰知我者其天乎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修己之不力沒齒無所聞是則可憂也若夫人情違合好醜衰譏笑足爲之動心哉

役說

自天子至於庶人尊卑貴賤雖遠不同要之非役人卽役於人者也未有不役人亦不役於人者也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三帝三王之世德之小者役於德之大者賢之小者役於賢之大者自上及下莫不以爲理之當然弗之疑也三代之

李則已小役大弱役強而已矣况自秦以降尚德之風遐
哉邈矣匪徒役之強則加凌乎弱大則爲暴於小相傾相
詐未知所極也東萊呂氏曰無四海無君之理無俱帝俱
王之理尊臨卑貴治賤天下之定理也雖欲無役其勢惡
乎得乃孟子他日又曰貴貴尊賢其義一也尊賢者役於
天貴貴者役於人役於人者勢也役於天者理也二者相
爲重輕古者理與勢一理之所在勢之所在也後世理與
勢分而理恆不勝勢然理之所在勢亦無如之何在在擇
而取之擇之奈何曰與其多役則不如其寡也與其役於
力不若役於德也苟其不怵勢不慕利修德履道道德成

而言行立當世之人信而從之無論王公貴人奉鬻幣承
顏色若子弟之事父兄猶懼不可得也雖復遞世不見知
以歿其齒其可法可傳者自在人莫得而勝之也故曰夫
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凡有血氣莫不尊親是卽小
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義也苟天之所以與我者悖棄
不顧分之所當爲者怠廢弗求俗流汗下齊驅而先入羶
途覆轍不恥而勇爲惡積久而穢節彰聞罪累深而親愛
莫諱顯則刑戮隨之隱則殃眚及其孫子雖復知詐足以
欺人強力足以自衛當其盛也處勢益高爲役彌甚未幾
氣勢奄盡聲光電歇與徒厮養莫與倫比矣故曰不仁不

智無禮無義人役也辱身賤行尙忍言哉是則小役大弱
役強之明驗也是以君子生當亂世不以人無尙德而輟
其修不以俗鮮好賢而墮其學所居必仁所由必義非禮
勿動而益勉其所當爲智不徧物而惟當務之爲急若乃
遇之窮通位之高下則惟天之所置與義之可否而無所
容心焉其得行其志也正君而定國功施社稷澤被生民
位雖極於人臣而必不屑奔走承順以局脊勞悴於利達
之途其不得行其志也古與稽而今與居人以事其父兄
出以服勤師友雖爲庶人召之役則往役而終不屈節於
公侯降心於豪右勢或偶詘理有常伸若此者彼以其夫
我以吾賢彼以其強我以吾德吾何謙乎哉是以君子貴
之終不以彼易此也

後愛蓮說

庚戌

蓮之爲物愛之者或以臭味或以芳澤未有能知其德者
也自周子爲之說而人莫不稱其德矣然未及其才也竊
見用之大者實與根可以供籩豆可以充民食可以療疾
疢細至葉鬚莖節無一不可資人採擇者羣卉之中根之
美者葉或棄落其實者幹有遺求其兼善蓋罕及焉而又
陽煦已盛厥榮漸敷陰節未凝蟄藏早固合乎君子進退
出處之義予故匪惟愛之益用敬之而引爲環堵間備師

友云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八終

楊園先生全集卷之十九

論

責善朋友之交

解泉疑
道字訛論

朋友之道何居乎曰責善而已矣責之以義使得遠於不善不幸而有不善責其不善使得返於善而已或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已之不能而責之人可乎曰否此為疎者言之也朋友者志同義同美醜同其有不同弗與友也我以善責之友友以善責之我交相責也交相善也何論能不能必能而後責是愛朋友不如其自愛也詩不云乎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與其玉子而石友毋寧石子而玉友也